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六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

高宗皇帝五

百官
請上
遂宮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 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 太后詔曰吾近以 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歸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 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 上始御殿百官起居 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 上乘馬

立皇太子

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爲皇太子

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炳鄭轂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二兇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

六日而平蓋張忠獻倡義之功居多焉

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
傳等用意姦回當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
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
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
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欽業之事可為戒也夜有刺客
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
豈為賊用顧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
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
斬以徇己酉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
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

復建
炎號

張浚除院知浚

張浚等苗戰
浚與劉

宰執朱勝非顏岐張浚路允迪皆乞罷上不許
御筆張浚除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
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淮西制置
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
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
為陣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
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
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
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
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
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

苗傅
夜遁

世忠
光見

太后
撤簾

援之不能進。顧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之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閤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並見于內殿。上嘉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

召張
浚入
禁中

立賞
劉苗

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頌首謝願浚既見上遂
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
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
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
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
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
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苗傳犯富陽縣
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壬子上初御殿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傳劉正彥引兵遁
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傳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
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

令世忠參堂

張達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爲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麓暴浚喜事而踈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

朱勝非相
罷勝

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戢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出入殿門誠爲不知理道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而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澂並罷岐提舉南京鴻慶宮徵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同

王修世
誅伏

吳湛
誅伏

簽書樞密院事李炳守尚書右丞鄭殷進簽書樞
密院事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鞫王世修于軍中
世修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
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修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甲寅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
舉一行事務劉光世爲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
使皆以執政爲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筦
旣而改命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充御營左軍
都統制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充御營右軍都統制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上以湛佐二叛爲逆諭
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

反赦下
正天

黃檠
鼎薦趙

不許
內侍用
事

出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爲御營中軍統制
乙卯赦天下舉行 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
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格聽從寬
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
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並罷 丙
辰苗傳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
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先是右司
員外郎黃檠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遂以鼎行尚書
司勳員外郎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
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餽遺
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苗傳犯壽昌縣所至

張燾應詔
言事

敵居人黥以爲軍 戊午通判湖州張燾應詔上疏
大略謂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
者 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
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胷中之誠有未修乎又言
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
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防守
大江烏合之衆不諳戰陣又言侍從臺諫至國家大
事則坐視而不言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
力時論以爲當 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
與戰敗之傳走烏石山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

三省合一
爲三

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爲紛紛旣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爲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旣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

宰執
請舉官

併省
百官

下既相同進公事則不應自駿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

祖宗之故論者韙之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

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寮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

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

官各舉所知以聞權罷祕書省紹興元年復置廢翰林

天文局紹興二年七月復置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五年

閏二月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紹興十一年復置司農太

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國子

二十五年十月衛尉寺歸兵部太僕寺歸駕部並置少

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復置將皆用

減六
曹吏

舉智
謀武
藝官

軍興併省也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

六等定爲九百二十人 苗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

據城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皆發不克攻遂引去

丙寅苗傳犯常山縣 丁卯 上發杭州留簽書

樞密院鄭慤衛 皇太后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

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

之世忠入辭白 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

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 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

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耻 戊辰苗傳

犯玉山縣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采訪寓居

文武官有智謀及武官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

王德
殺陳
彥章
立皇
太子
定三
省吏
額
范瓊
反狀

錄用 辛未苗傳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
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
會傳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間
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令腹心健
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
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以皇子魏國公塹立爲皇太子 丙子初
定兩省吏額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 御營平寇前
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
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
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

張浚
宣撫
陝蜀

張浚
請西
幸

再竄
汪黃

膏血而為汝資宜急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璦
遂渡江之洪州屯駐 五月戊寅朔 上次常州詔
知樞密院事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
北路為所部初 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
蜀之事置司秦川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 上許之
詔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永州居
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
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
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
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